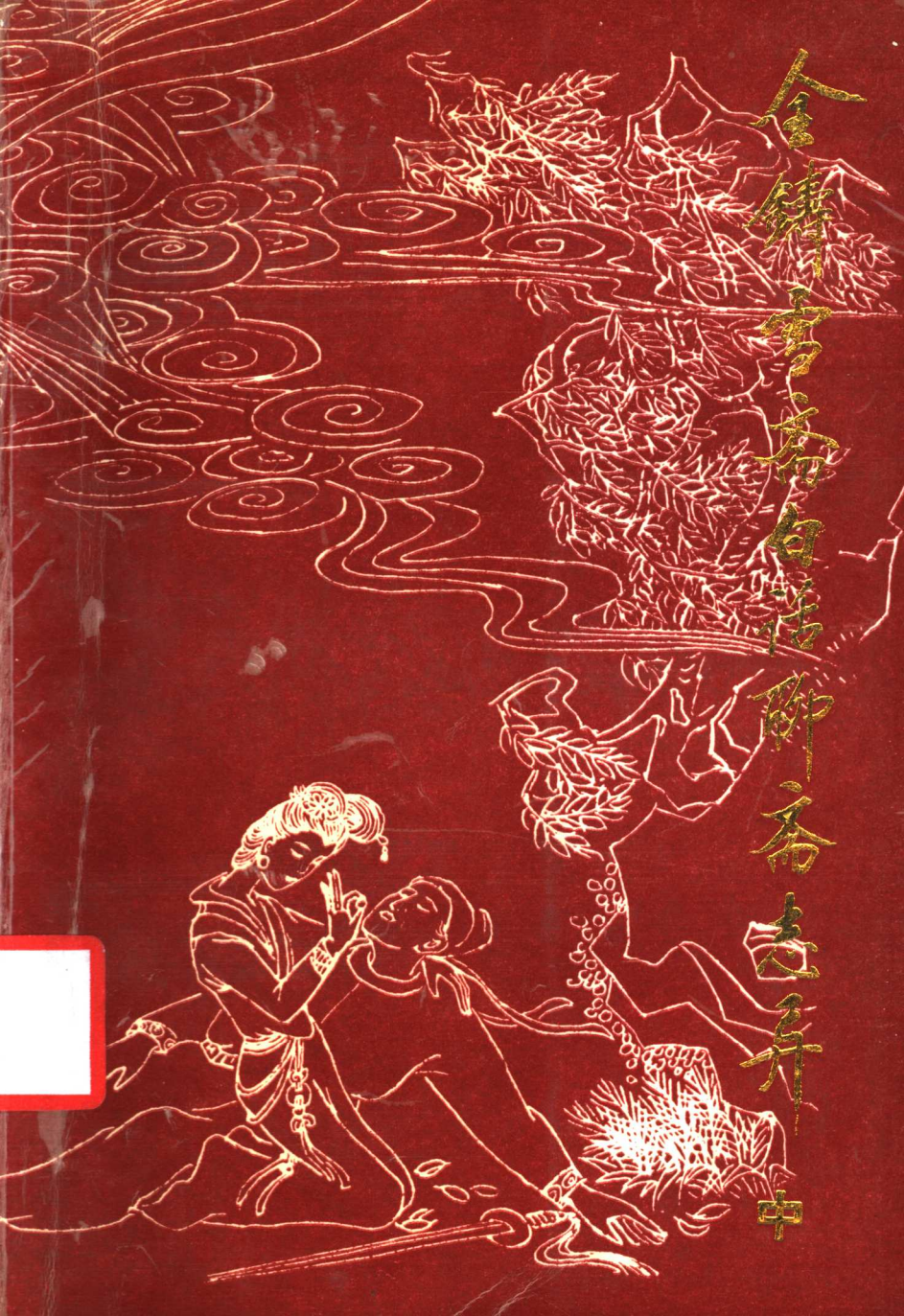


金瓶梅白話聊齋志異

中



# 全铸雪斋白话聊斋志异

## 中 册

(5—8卷)

### 译 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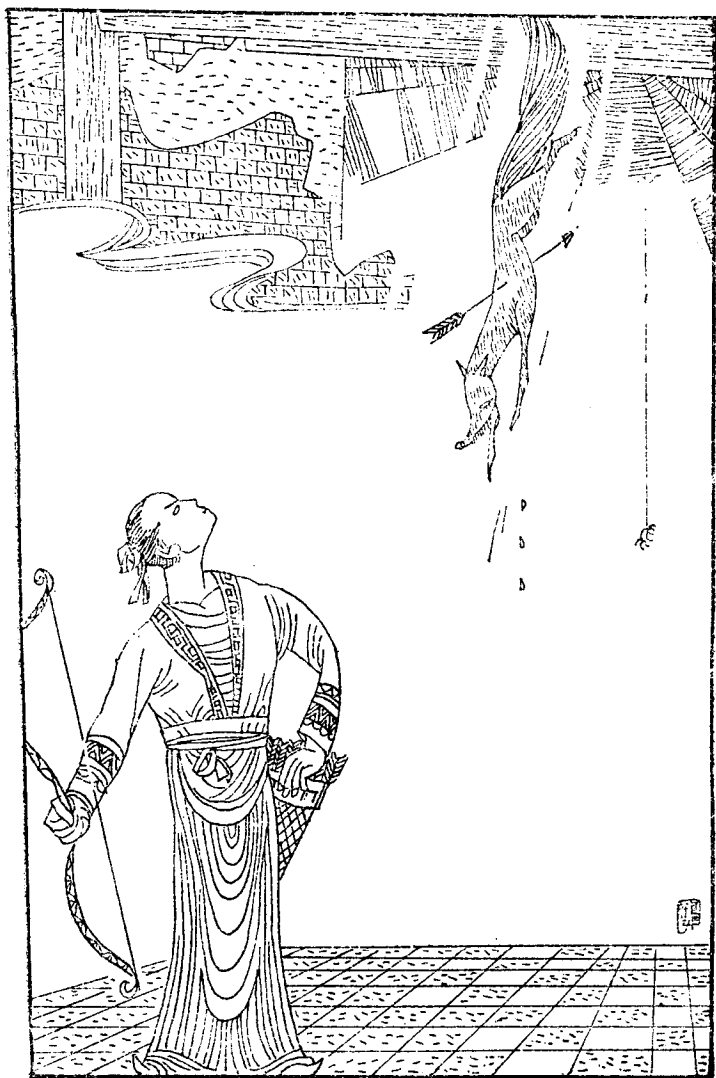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卷 赵常才

第六卷 于 丹

第七卷 吴可颖

第八卷 刘 斌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

鴉 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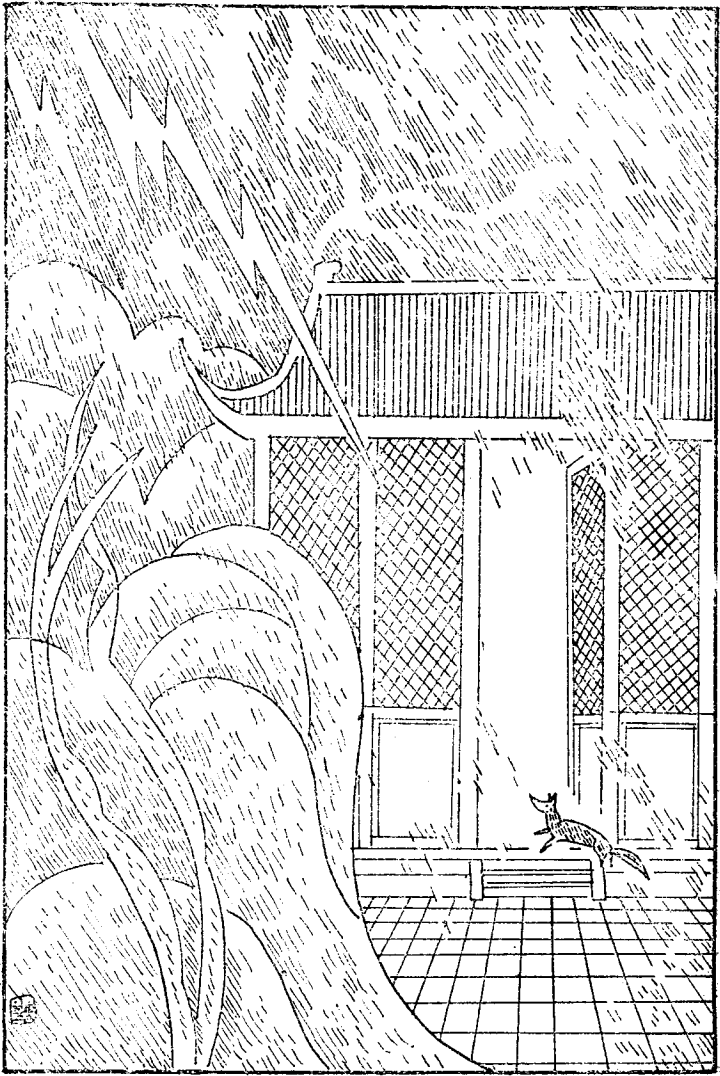
小 谢



八大王



阿英



小 翠



夢 狼



第  
五  
卷



## 阳武侯

阳武侯薛禄大人，是胶州薛家岛人。他父亲薛公最为贫穷，给乡里的绅士家放牛。

乡绅先生有一块荒田，薛公在此放牛，常看见蛇和兔在草丛中相斗，觉得有异兆，就请求主人把这块田给他做宅基，于是就搭了茅草房住下。几年以后，他夫人临盆生产，正值大雨骤降，恰巧这时有两个指挥使奉命去海上稽查，路过此地，就到他家门口避雨。两个指挥使看见一群乌鸦和喜鹊聚集在房顶上，争着用翅膀把漏雨的地方遮盖住，就觉得十分奇异。雨停后，薛公从屋里出来，指挥使问他：“刚才做什么来着？”薛公告诉说是老婆生孩子。又问生的是男还是女，回答说：“是个男孩。”指挥使一听更加惊愕了，说：“这孩子长大必定极其荣华富贵，不然的话，怎么能使得我们两个指挥使给护守门户呢？”说毕，感慨叹息着去了。

薛禄大人就是这次生的。他长大后，总是蓬头垢面，鼻涕垂挂，一点也不聪颖。岛上住的姓薛的人家，过去一直隶属于军籍。这一年，轮到薛公家出一个男丁去戍守辽阳，薛公的大儿子对此十分忧愁。当时，阳武侯薛大人已经十八岁了，人们都认为他太憨呆，谁也不愿与他成亲。一天，他忽然对兄长说：“大哥你唧咕，是不是因为没有派去戍边的人？”大哥回答说：“是呀。”他就笑着对大哥说：“如果肯把婢女给我做妻子，我就去担当这个丁役。”兄长一听很高兴，

立即就把婢女配给了他。

娶了婢女之后，阳武侯就携带着妻子赴戍辽阳。刚走了几十里路，就忽然遇上了暴雨。路旁有一道高石崖，夫妻俩跑到崖下避雨。一会儿，雨停了，又开始上路，才走了几步，崖石崩坠，附近的居民远远望见有两只虎从石崖中跃出，一直逼近了薛大人夫妻俩，然后不见了。

从此以后，阳武侯变得非常勇敢强健，丰采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。后来，他因军功而被朝廷封给阳武侯爵位，世代相袭。到了天启、崇祯年间，世袭侯位的某公死了，没有儿子，只是夫人当时还怀着身子，因此就暂时让旁系家人代袭爵位。凡是被朝廷封的世袭家族中继承爵位的人的夫人、妃子们，如有妊娠就报告朝廷，官府即派遣一个老妈子来伴守孕妇，孩子生下后才结束。一年多后，这位夫人生下一个女儿。然而，产后腹中还震动不已，一共经历了十五年，官府先后更替了几个老妈子，才又生下一男孩。这个男孩生下来后，应该以嫡生的身份接受朝廷所赐爵位，但是旁系的正代袭着爵位的那家却鼓噪开了，说这男孩不是薛家的骨肉。官府就把那几个先后伴守过孕妇的老妈子收押起来，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刑法拷问，都没有说出这男孩不是薛家后代的话来。于是，爵位就定了。

## 赵 城 虎

山西赵城县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，身边只有一个儿子。一天，儿子进山，被老虎吃掉了。老太婆万分悲痛，几乎不想活下去了。她一路啼哭着到县衙门找县官告状，县官听了笑着说：“老虎怎么能以国法来治罪呢？”老太婆听了越

发放声大哭起来，谁也劝止不住。县官大声呵斥，她也不害怕。县官可怜她年老，不忍心对她施威发怒，就哄骗她，答应去捉吃了她儿子的老虎。但是，老太婆还是跪在地上不起来，必定要亲眼看见县官发出捕虎的公文，派出捕快才肯回去。县官实在无可奈何她，就问手下的差役，谁能去捉虎。有一个差役名叫李能，喝醉了酒，走上前去应道：“我能去。”说完就拿着捕虎公文下去了，老太婆向县官叩头致谢而去。

李能酒醒后十分懊悔，但是转念一想，又认为这不过是县官设的骗局，姑且把老太婆打发走，免得她再哭闹打扰罢了，所以并不把此事放在心上。过了几天，李能拿着捕虎公文原封不动地交给县官，那知县官一见就火了，说：“你说自己能把老虎捉来，原来说下的话，怎么可以随便反悔呢？”李能被问得张口结舌，无言以对，只好请县官再下一道公文，勒令附近的猎户帮助他。县官答应了他的要求，他便招集猎人们日夜潜伏在山谷中，希望能猎获一只老虎勉强交差。可是，一个多月过去了，还是没有见到老虎，而县官则因他捉不到虎，已经责打了他几百大板。李能一肚子冤苦无处诉说，就跑到了城东边的岳庙，跪下祈祷神明保佑，边祷告边哭泣，最后都哭不出声来了。

不大功夫，外面跑来一只老虎，李能一见，吓得惊恐万状，魂不附体，生怕把他给吃掉。老虎进到庙内，却看都不看李能一眼，只是蹲在门口不动。李能见状，就向老虎祷告说：“如果老太婆的儿子是你吃掉的，那你就低下头任我把你捆绑起来吧。”说着就拿出绳子套在老虎的脖颈上，老虎俯首贴耳地让李能捆了起来。

李能把老虎牵到县衙门，县官即刻升堂开审。县官问老

虎：“老太婆的儿子是被你吃掉的吗？”老虎点了点头。县官又说：“杀人者偿命，这是自古以来就定了的王法。况且老太婆就这么一个儿子，竟然被你吃掉了，而老太婆已经是风烛残年了，一个人怎么能生活得下去呢？假如你能做她的儿子，我就可以赦放了你。”老虎又点了点头。于是，县官就命令给老虎把绳索解开，放它去了。老太婆见县官把虎放了，十分埋怨他不杀掉老虎替儿子偿命，一路不高兴地回家去了。次日天亮之后，老太婆起来后开门一看，只见院子里有一只死鹿，就把鹿肉和鹿皮卖掉，买了些柴米度日。从此，老虎经常给她衔来野物，有时还衔来一些银钱和布匹扔在院子里。从此，老太婆的日子就过得宽裕了。老虎对她的奉养比儿子在世时还要周到，她心里暗暗产生了对虎的感激之情。有时老虎来了，就卧在房檐下，整日不去；人与老虎相安无事，谁对谁也不存猜忌之心。

几年以后，老太婆死了，老虎跑来在房子里不住地哀号。老婆婆平时积蓄下的钱财，办丧事绰绰有余，本家近族的人就用这些钱财来安葬她。安葬的那天，坟头刚堆完，老虎忽然跑来了，吓得送葬的亲友们四处逃散。老虎奔到坟前，哀鸣嗥叫，声如雷动，好半天才去了。

当地人在县城东郊立了一座“义虎祠”，至今还在。

## 螳螂捕蛇

有一个姓张的人，一次偶然在一条溪谷中行走，忽然听见石崖上面传出猛烈的声音。他寻路登上石崖去看，只见一条大蛇有碗口来粗，在树丛中摇扑摆动，尾巴打在柳树上，把柳枝都折断了。看大蛇那来回滚动、倾前跌后的样子，似

乎是有什么东西在挟制着它，然而又察看不到什么。姓张的疑惑不解，就逐渐走到跟前去看，则见一只螳螂爬在蛇头上，用它那如镰刀状的前脚死死抓住蛇头，任凭蛇如何颠扑也甩不掉。经过相当长的时间，蛇竟然死了。再看那蛇脑门上的皮肉，已经破裂开了。

## 武 技

李超，字魁吾，是淄川县西边乡间的人。他性情豪放爽直，乐善好施。

有一天，偶然有一个和尚端着钵盂到他家化斋，李超就请和尚饱饱地吃了一顿。和尚十分感激，就对李超说：“我是从少林寺出来的，懂点武术，愿意传授给你。”李超听了很高兴，就把和尚让到客房住下，供给丰厚，照顾周到，早晚跟着他学武艺。三个月之后，李超已经学得很精了，不免有些得意洋洋。和尚就问李超：“你学好了吗？”李超回答说：“好了。老师会的我已经都会了。”和尚一听笑了，就让李超把所学的武艺表演一番。李超就脱下上衣，往手心唾了口唾沫，开始演练起来，时而如猿猴腾跃，时而像鸟儿轻落，腾飞跳跃了一阵子，然后双臂交叉胸前，沾沾自喜地站在那里。和尚又笑了笑，说：“行了。你既然把我会的全学会了，那么就请同我比比，决个高下吧。”李超欣然答应，于是两人就各自交臂胸前，作好比试的姿势，接着就互相扭住撑立在一起开始格斗了。李超时时瞅住和尚的破绽进攻，但总不能实现目的，相持之中，和尚忽然飞踢一脚，把他扔出一丈多远，仰面朝天地倒下了。和尚拍着巴掌说：“你还是没有把我的本领都学了去呀。”李超翻身爬起，用双手托

地，又惭愧又沮丧地向和尚请教。和尚便又教了他几天，就辞别而去。

从此，李超就以武艺超群而出了名，走南闯北游了许多地方，也没有遇上一个真正的对手。有一次，他偶然到了历城县，见到一个少年尼姑在一块空地上表演武艺，围观的人拥挤成堆，实在是多极了。这时，尼姑对四周围观的人说：“过来过去就我一人耍弄，实在太冷落了点，有喜欢一显身手的，不妨到场中来比试比试，好给大家凑凑趣。”这样说了三遍，但场边的观众只是互相看看，没有一个应声的。李超在一旁听了这话，不由得手心发痒，想借此机会显露一下自己的本领，就气昂昂地走到场中。尼姑见他进来了，就笑着向他合掌行礼，接着比武就开始了。谁知刚一交手，尼姑便喊住李超，说：“您这是少林寺宗派的拳术呀。”随即又问：

“您的师父是谁？”李超起初不肯说，尼姑再三盘问，他就告诉了自己的师父是那个和尚。尼姑一听，拱手说道：“原来您的师父是憨和尚呀！若是这样，咱们就不必交手了，我情愿甘拜下风。”但是，李超却跃跃一试，再三请求比比，尼姑还是不肯。这时，场边的观众都怂恿尼姑比一比，尼姑这才对李超说：“您既然是憨和尚师傅的弟子，就都是武林中的人了，那么不妨玩耍玩耍。不过只能是两相会意的表演，可不要来真格的呀。”李超连连点头答应了。李超见尼姑一副文弱单薄的样子，就不把手放在心上，再加上年轻好胜，所以特别想击败对方，借机扬名露姓。两方交手后，正一来一往难解难分之时，尼姑忽然停下手来。李超问她这是怎么回事，尼姑却只是微笑着不说话。李超以为对方是胆怯了，更觉得气盛了，一再请求继续交手。尼姑这才又和他开始比试。过了一會兒，李超飞起一脚向尼姑踢去，尼姑不慌不忙地并起



五指朝他的大腿削下，李超顿时觉得膝盖以下像被刀斧砍中似的，跌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。尼姑笑着说道：“太冒失了。多有冒犯，请勿见罪！”

李超伤势不轻，被人抬了回去，一个多月才算好了。一年多后，他那和尚师父又来了，李超就把同尼姑比武的事说了一遍。和尚一听，大吃一惊，说：“你太鲁莽了，为什么要去惹他呢？幸亏你先把我的名字告诉了她，不然的话，你的腿恐怕已经断了。”

## 小 人

康熙年间，有一个耍把戏的人，携带着一个盛酒的罐子，罐子里面藏着一个小人，才一尺多高。观看的人每给他投去一枚铜钱，他就把罐盖打开，命令小人出来唱曲子，唱完再让退回去。他来到山东掖县卖艺，县官把他和他的酒罐带到县衙门里面，详细地审问那小人的来历。起初，小人不敢说，县官再三盘问，才把自己的家乡和家庭情况讲了出来。原来这小人是个读书的儿童，从私塾回家途中，被耍把戏的人拐骗去，又给他吃一种药，使他的四肢瞬间缩短，成了现在这个一尺多高的样子，耍把戏的人就带上他，作为演把戏的道具到处骗钱。县官知情后非常愤怒，严刑惩处耍把戏的人，用棍棒把他打死了。

## 秦 生

莱州有一个姓秦的书生，有一次调制药酒，误把毒药放进去了，但又舍不得倒掉，就把它封住放在一个地方。一年